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東京奧運無所適從(二)

東京奧運會舉辦了兩次奧運倒數計時一周年活動，這多少有點不是味兒，而更尷尬的是，誰也保證不了再過一年是否就一定能如期舉辦奧運會……

日前(本月23日晚)，在東京新國立競技場內，日本著名游泳運動員池江璃花子，在場地中央舉起奧運聖火燈，眼神中充滿期望地說：希望聖火永續，燃點下去。她是日本2018年印尼雅加達亞運會六面游泳金牌得主，但卻在去年2月得知患有白血病，經過了一年的治療，今年2月病癒，再投入訓練，從她的眼神中看出她是極渴望能再次出征奧運會，在自己的國土上為日本爭光，贏得獎牌。

雖然IOC(國際奧委會)拒絕研究明年奧運會否被取消的可能性，但在客觀環境下，東京奧運會目前必須面對東京奧運支持率驟降、贊助商續約意慾欠奉、世界各地運動員入境檢疫標準難制定這3大難題，如果這3大難題不能有效地解決，東京奧運會仍存在被取消的可能。

對於東京民眾不大支持奧運會，相信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是有能力挽回東京市民重新支持的；而贊助商續約的熱情欠奉，也相信可以金錢解決，也就不成問題；唯獨最難解決，亦最難預測就是這個新冠肺炎疫情。到目前為止日本疫情仍然屬於嚴峻，單是本月22日，日本就新增確診個案795人，創單日新高，東京就佔238個案，接



日本游泳運動員池江璃花子主持東京奧運倒數一周年燃點聖火儀式。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過好今天，就有明天

公司有職員請病假，說是感冒，這下子牽動了大家的神經。職員為安全計，自己去了診所作核酸檢測，等候結果的日子，全部同事也是誠惶誠恐的，不敢跟自己家人說，等了一天，未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再等一天，報告證實陰性，部門同事有感「一天光晒」。

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卻是禁足的星期天，現實沒有「陽光」，只有陰霾。

與朋友通個電話，他剛下樓敘天倫，因為疫情需作家庭隔離，兒子一家駕車來到樓下，祖孫只能隔着玻璃窗揮揮手，拋個飛吻，以解相思之苦，孩子的天真，帶來勃勃生機；朋友下樓的同時，竟得知同座有住客跳樓，頓時心情沉重，匆匆回家繼續禁足。

日子難過，有人選擇面對，也有人選擇了逃避。我總是這樣想，明天活得如何，全看今天怎麼過，過好今天，就有明天。明天，要去醫院作年度身體檢查，護士先來電話查詢健康情況。

護士問：「最近一個月可有離港？」離港於我們，已經是一個夢想了，離港要隔離，回港也隔離，誰會受這罪？護士又問：「最近可有接觸過確診者？」這真是天曉得的問題了，確診者在哪儿？我也想知道。護士又問：「這兩天體溫如何？」自覺沒有不妥，自然沒量體溫，我只好打趣說，因為沒有往外跑，沒有商場體溫員為我量體溫。

剛看新聞，一個建築公司有多人感染，又多了一個感染群組，員工的家庭成員都成了密切接觸者。正是今日不知明日事，擔心也多餘了，本土感染這麼狂，便有一個在附近。管好自己，保護家人，不連累朋友，對社會作出貢獻，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我們進入了酷暑

近日清晨到尖沙咀海濱長廊看日出，從天星碼頭走到紅磡碼頭，沿途路人稀少，清風拂面，浪濤有節奏地輕拍岸堤，海面上有兩三個人晨泳，環顧這麼美麗的海港，兩三代人辛苦經營的東方之珠，是否就此黯淡無光呢？

遠望太平山頂雲霧繚繞，右邊是上環的港澳碼頭、中環的國金大廈、滙豐銀行、長江大樓、中國銀行、政府大樓、灣仔會展新翼、中環廣場、鷹君中心、銅鑼灣的中央圖書館、一片綠野的維多利亞公園，再走過去是北角……不遠處老鷹穿梭在高樓大廈間低飛而過，這一刻我發覺我城是多麼的美麗！「她」不僅僅美麗，「她」還有光環，美麗背後是前人辛勤的血汗；光環的鑄造是華洋和諧拚搏的成果，這座城市是我生命如花般綻放得最絢麗的時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驛站。

看！我們的城市規劃先進，世人稱讚，交通四通八達，大廈與大廈之間有無數的有蓋天橋連接，為我們遮風避雨，市容整潔、海岸線美麗、治安良好、教育程度高，是世界前列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貨櫃碼頭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摩天高樓大廈林立而保持簇新、生活自由開放、舉世著名的低稅率(沒有遺產稅)、醫療制度完善、平均壽命列世界之冠……在眾多指標中，香港屬於世界城市的佼佼者！

我們有許多的自由，有兌換外幣的自由，隨時把財產匯出國外或從國外匯入香港的自由、出入境的自由、移民的自由、求學的自由、語言的自由，其他日常生活所需，一應俱全。香港總共有18個行政區，每一個區都有完善的設備，如學校、醫院、老人院、幼兒園、商場等等，全世界的食品衣物等物資都能在香港買到，衣食住行豐儉由人。可以說，香港是世界上最高富庶、最自由的城市，人人嚮往的天堂；而去年的黑暴摧毀了自「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至回歸祖國23年後的今天一共178年(1842-2020年)祖輩們勤克儉節手足所建立的美好家園，令人扼腕痛心！

今年端午節前的一個星期(6月17日)香港的天空出現雙道彩虹，奇幻奇美無比，我也跟著高呼香港好運來了！有一位高人卻沉實地告訴我：「外圍的彩虹叫霓，內圍的彩虹叫虹，凡霓虹出現乃不祥之兆，例如天災人禍！」我不信！我大聲地說：「香港的災人禍還不夠嗎？」他低聲說：「還沒有到底！」我還是不相信！

而今我執筆之日是本月29日，疫情第三波大爆發，又有118人確診，已連續8天每天都超過100人確診，天天都有幾位老人家去世的新聞，讓人鼻酸，這顆東方之珠正面對最嚴峻的考驗，縱然霓虹出現警惕我們要強自立，要撐得住！要挺得過去！相信宇宙力量！



我城我愛，暴雨走了黎明就會來。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限聚令」之外

除了保持座位一定距離，總覺得食肆就是「限聚令」8人/4人分別也不大，就算縮減到兩人又如何？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比任何國家任何城市的人都特別愛講話，普遍在人多狹窄環境成長的一群人，由於怕說話聲浪沒扯到相當分貝對方聽不到，說話早就習慣雷貫入耳，忘形時也不自覺口沫橫飛。

飲食聚會，就是這樣養成一口二用老習慣，朋友約同一起聚餐時，主要也不在於民以食為天，認為邊食邊說才吃得夠滋味，所以12人一圍恰要講滿山珍，還是不說不痛快；兩個人對峙時，話題集中，尤其更加容易談到興高采烈，一時失控，傳疫機會比起12人遠距離更危險得多。

「限聚令」最好兼限談話，食肆內高舉「食不言」三字大橫額，提醒食客自警，古人食不言真是不無衛生道理。真的，有了手機，老朋友談話已經那麼方便了，有



「食不言」這三個字，殺不少菌也防疫！ 作者提供



百家廊 采拉

微雨，有陽光，天色灰灰的，溫度只有3度的冬日，一群作家下了地鐵，朝大路走去，目的地是布拉格國家博物館。

冬日走路，最怕有風拂過，有人形容冬天的風像刀子劃痛人的臉，終於明白如此這般的「冷」是怎麼回事。幸好人多，大家說說笑笑，愉快的言談離文學很近，也起了小小爭執，不影響心情，步伐偶爾離導遊太遠，便停路邊，等後邊的人跟上來。朝橋下望去，好像是鐵路，指着遠遠有拱門像隧道的地方，問布拉格的朋友，那是哪裏呀？

布拉格火車站。原來我們站在鐵軌上邊人和車行走的街道上。溫頓火車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向我衝過來。也不能這麼說，還沒到布拉格之前，溫頓火車就在我的腦海裏盤桓迴繞，這一趟到捷克出席國際華文文學研討會，我其實是帶著溫頓火車來的。

戴眼鏡的溫頓就在火車站，行李箱擱地上，他懷裏抱個小孩，手牽著緊跟他身邊一個較大的孩子。多年前女兒菲爾爾自捷克度假回來，同我描述這樣一個畫面，溫頓就定格在我心裏了。這時地下的火車嗚嗚嗚地啟動，卡喀卡喀徐徐緩緩朝我們開過來，然後快速穿過橋底下的鐵軌，儘管看不見，卻聽到火車輪子飛快輾過鐵軌的轟隆轟隆聲，漸行漸遠，這一趟列車是往倫敦開去的嗎？火車載走搭客，佇在月台上的溫頓和小孩，相信都還在。溫頓不只在捷克火車站，他也在倫敦火車站，同時，遙遠浩瀚的太空中，一顆由捷克發現的小行星，亦以溫頓為名。

溫頓，倫敦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員。1938年聖誕節前夕，打算到瑞士滑雪度假，接到朋友邀請，他轉飛布拉格。當時德軍已踏進捷克北部，25萬難民爭先恐後湧進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布拉格。

到了布拉格，他親眼目睹難民的無助和絕望，尤其無辜無知的兒童，父母萬一出什麼事，孤立無援的孩子只能坐以待斃。他決定幫助孩子逃離布拉格。這一年底，英國發

溫頓在布拉格

起「難民兒童救援計劃」，允許17歲以下的未成年兒童進入英國，條件是必須在英國找到寄宿家庭，並繳付50英鎊保證金。溫頓決心設法將孩子們送往英國。他在下榻的酒店餐廳成立辦事處，登記兒童難民名單，過後返回英國籌集孩子們的旅費和保證金，為孩子尋找寄宿家庭、辦理各種需要的文件。1939年3月至9月戰爭爆發前，他一共安排了7班火車，成功從捷克接走669名兒童送到英國。

這件不可思議的大事，溫頓沒對任何人提起。1948年結婚，3個小孩長大，全家在倫敦過平靜平淡的生活。1988年，妻子整理閣樓，發現一本泛黃的剪貼簿，裝著舊明信片、照片、英國官方信函等相關文件，包括一份記錄所有獲救孩子姓名的「溫頓名單」。將這個秘密保守了半個世紀的溫頓建議妻子扔掉，「這些東西已經沒有意義了。」

妻子回答：「你不能就這麼扔掉，它們是孩子的生命。」震驚和感動交織的妻子將剪貼簿給了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歷史學家，報紙開始報道這個之前完全無人知曉的溫頓火車事件。79歲的溫頓受邀到BBC電視《這就是人生》廣播室。當主持人講述完溫頓火車的歷史事件後，問一聲有誰是當年的孩童？坐在前排的人站了起來，原來BBC電視台把當年獲救的部分小孩請到現場。

在這叫人感動流淚的場面，也流淚的溫頓卻說：「和戰爭本身比起來，戰前的一切都不值一提，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沒說而已。」在669名兒童成功逃離納粹魔掌70周年紀念的2009年9月，一列溫頓火車從布拉格開抵倫敦，幾乎所有溫頓小孩都紛紛趕到倫敦去感謝再生父親「溫頓爸爸」。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授予溫頓爵位。2014年105歲的溫頓爵士被捷克授予白獅勳章。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評價如下：「你給了這些孩子最好的禮物：生存、機會和自由。」豁達低調的老人獲獎致詞時說：「感謝那些願意收留他們的英國家庭，感謝竭盡全力與德國人戰鬥的捷克人，我只

是提供了一點幫助而已，卻得了這個獎。」

669名孩童的子孫後代超過6,000人。溫頓認為「這只是一個意外。」他謙虛地說：「有的人人生來偉大，有的人追求偉大，有的人被賦予偉大。」他把自己歸類為第三種人。溫頓的女兒巴拉為父親寫了一本傳記，書名《如果並非不可能》來自溫頓的座右銘：「如果一件事並非不可能，那麼一定有辦法去做。」簡單純樸的生活是老人長壽的原因吧，當菲爾爾告訴我這個故事時，100歲的溫頓還活著。在世英雄佇立雕像的極少，他卻在自己的故鄉英國倫敦伯克郡梅登海德小城和捷克布拉格兩個火車站有兩個不同版本的雕像。

2015年7月1日，被譽為「英國辛德勒」的尼古拉斯·溫頓辭世，享年106歲。英國首相卡梅倫說：「世界痛失了一位了不起的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尼古拉斯·溫頓爵士拯救如此多兒童逃離大屠殺的人道主義光輝。」2016年3月，英國皇家郵政總局發行了一套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郵票。緬懷溫頓。時光的火車走遠了，偉大的溫頓永遠在。這一次到布拉格，沒有實現去看溫頓雕像的願望，有點惋惜。然而，他並不是為了要讓人看而冒著生命危險去「拯救了一代捷克猶太人」。他說道：「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正常人都會做的事，換了誰都會如此。」他並非刻意，並非為了要人們去看他而活成一個英雄，但他就是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說的：「樹立了一個人道主義、利他主義、個人勇氣和謙虛低調的榜樣。」

自捷克回來後，面對新冠肺炎危機爆發，病毒似乎無處不在，蔓延全球迅速傳播，甚至有專家表示：「可能是人為的。」倘若如此，正應對了2009年溫頓說過的一番話：「現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只要存在著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就再也沒有安全可言了，我認為我們沒有吸取過去的教訓，什麼也沒有學到。」疫情過後，應該再飛一趟布拉格，或者倫敦，一定要到火車站，去看溫頓，去感受偉人的風範。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國際輿論

由中央主導的「香港國安法」實施，給社會帶來新氣象，也穩定人心；與此同時，在美國施壓下，西方陣營國家也紛紛從表態做姿態，到採取實際行動，比如實行制裁、中斷引渡協議等。這在超級大國刻意壓抑崛起強國的背景下，也屬正常。

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政壇及其傳媒。當時是兩個關係最親密的前帝國——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合演一場大龍鳳，把時任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捧上了天，尤其是美國媒體，更充分利用軟實力——從美蘇第一夫人着手，把戈爾巴喬夫夫人蕾莎塑造造成謙遜、知性、優雅以及「共產蘇聯婦女的新典範」，並刻意將她和跋扈、庸俗、氣焰囂張的里根夫人南茜比較，更將兩人的衣着放在一起品評，把南茜氣得七竅生煙。

這可以理解為媒體對盛氣凌人的南茜不滿，也可以解讀成是媒體和政府達成「統戰默契」，爭取「東方陣營」老大哥的心。後來蘇聯瓦解的事實也證明了這做法——瓦解後的各個加盟國獨立了，但「東方」的整體實力被削弱了，成就了美國一國獨大近30年。

今日中國從經濟、科技、軍事等實力都在加強，全球外交影響力益增，



琴台客聚 伍泉棠

西澳的斯卡布羅集市

個賣披肩的攤位在寒風中熨熨自立。

集市逛不成，女兒便帶我到了Fremantle港口，據說這裏是我們所在的西澳珀斯市的發源地，當地人喜歡稱這裏為Freo。西澳天氣多變，當到Fremantle的時候還被太陽曬得睜不開眼睛，轉瞬間卻風雲變幻，港灣裏的船隻被烏雲籠罩，狂風在海面上掀起一陣又一阵的巨浪，大雨毫無預兆地傾盆而下。

我們便被這場突如其來的雨逼得逃進了港口旁邊的沉船博物館。進了博物館就是另一個天地，雨聲被隔絕在石牆之外，館內精心調控的溫度頓時讓人感覺溫暖起來。然而溫暖之後立即又被嚇得渾身冰冷：在展廳入口處那小半隻被精心恢復了的船身旁邊，敞開的玻璃櫃內擺放著一具完完整整的骸骨。回過神來細讀骸骨旁邊的「說明書」，才知道那是從海底打撈上來的一位船員的遺骸，此前他在海底已經躺了300多年。於是我們的博物館之旅便從安靜地躺在那裏嚇人的船員開始了。

沉船博物館內展示的自然全是從海底打撈上來的各種殘骸，作為中國人，一眼便從展櫃內

那些殘缺的紅陶罐、銀燭台、紅酒杯、航海燈，以及大大小小的煙斗、黑乎乎的煤炭等物品中間看到了藍白相間的青花瓷器，儘管經過了幾百年，那些青花瓷和它的物品一樣已經成了碎片，但在碎片裏面依舊十分搶眼，便不由有了幾分莫名的自豪感。

與其它博物館兩樣的是，沉船博物館那些殘骸背後更多的是生動的故事。館內一共有4隻船的遺骸，其中最著名最為人知的是Bataiva號沉船。這艘船在1692年載著300多名乘客從荷蘭出發前往爪哇，航行途中就有船員陰謀奪船，船隻在途經澳洲的時候觸礁擱淺，船員和乘客們便逃到了島上，在島上又發生了大規模的謀殺事件，到最後整船近400人僅40多人活下來，留下了這個慘烈的沉重的故事。

沉船博物館的故事未讀完，雨停了，天亦晴了，我們便向著陽光而去，把沉重的故事留待下次再讀。回去走了另一條路，路邊種滿了各色香草，我便再一次想起《斯卡布羅集市》，想起歌手反覆吟唱的那句歌詞：「香葉、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此地都有，只是集市不再。(澳洲漫遊記之二十七)